

红氍毹丛书

陈牧剧作选

陈牧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序

刘厚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上半叶,一个戏剧文学的作者如果想把自己的剧作或评论文章结集出版,其困难程度简直可以说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且不说出版社因这类书在当前无利可图,不愿出版,即使接受了,其出版周期最少也得一两年。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进,出书快得多了,但是戏剧书籍的市场仍然低迷,往往需要作者自费出书,自行销售。这自然是出版上的不正常现象,然而作家和评论家们还是愿意下大力编印自己的作品,这是为什么?

我很反感有些人的指责,认为出这类书是个人名利思想,是出风头。我想,“个人名利思想”是一个模糊概念,没有明确界定。而且,这类书能够给你多大的名?更获得应得之名,又有何害?不要说利了。就我所了解的情况,许多愿意出版个人专集的朋友,大都是给自己做一次小结,更是给戏剧界提供一些个人创作成果和评论观点,反映剧坛的一时风尚,以备戏剧界同仁在集思广益或者选排剧本的过程中有较多的参照。这分明是一种文化积累,是或大或小的或花或果,是为建筑中国戏剧大厦添砖加瓦的劳动,是好事。近年所出的这类书可以说还是太少了。

《陈牧剧作选》收进了陈牧自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到上世纪之末这一漫长时期中所写的大小十二个剧作。从品类说有剧诗、有话剧,更多的是戏曲。从题材和人物说,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宋庆龄,有四十年代末北平的大学生,也有九十年代末的西柏坡的农民,还有古人庄周、窦娥、刘备等等。这些作品,其文学性、戏剧性的成就自然有强有弱,我不能逐个评论每个戏的得失,这应由读者去判断。但我在读这些剧作时,也还是有些感触和联想愿意说一说。

我想到,象剧诗《夜声》、话剧《小草青青》,写解放战争时期学生运动的情景,写了进步学生同国民党反动派艰险斗争情景;象戏曲《大炮与钢琴奏鸣曲》、《宋庆龄羊城历险记》,写孙、宋在陈炯明叛变时处乱不惊,大义凛然的斗争,不论是正面写还是侧面,都给我们留下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自然,一个戏的成败主要不在于题材,但是,也不能说题材就是完全无足轻重。特别是那些出现过英雄人物、焕发出时代精神而又很少有人注意的题材,即所谓冷题材,是值得剧作家们深入探索的。陈牧这些戏,写建国前学生运动中的英雄,写民主革命领袖人物,过去很少见到,称得上是冷题材。不写热门人物,不写常见题材,偏向冷僻处开掘,这种创作思路是值得肯定的。

我特别有兴趣的是像《梦蝶劈棺》、《六月雪》以及《情仇记》这些改编作品。当前戏曲舞台上改编著名小说、话剧或古典剧作或流传久远的民间传说的趋向日益多见,我以为是一种好的倾向。建国以来,虽说出现不少新的戏曲作家,写出不少好戏,但较之数以千计的戏曲剧团的演出需要,仍然是粥少僧多,供不应求。而且不少年轻作者,生活积累的底蕴不足,文学功力和经验不够,原创出来的剧作往往质量水平不高,更多是公式概念式的作品,难以上演,上演了也演不出几场。反之,如果用名著和传说改编的方法,因其已有坚实的文学基础,有了主要人物形象,可以说是一条事半

功倍的宽广的路。而且,改编名著原就是中国戏曲许多剧种的重要传统。只要想一想,《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水浒》等等小说以及梁祝故事、白蛇故事等民间传说给戏曲提供了多少传统剧目,就足以说明改编的重大作用了。有些年,我们强调戏剧要为政治服务,不能不多写标语口号式的新戏,放松了改编名著的传统,现在是应该认真反思,总结经验了。

陈牧改编的这些戏曲作品还多是人们相当熟知的,已有了不少改编本的名著,是“热门戏”。这成为他的又一特点。优秀原著一般都是内容丰富,思想深刻,都是可以有多种解释的。改编工作本身就有创造性,按照改编者对原著的不同感受、不同理解,自然就会出现不同面貌的改编本,这完全不同于那种庸俗无聊的戏说,也不是违反历史可能性的乱改胡编,而是经过真正艰苦探索,带有学术性的真严肃的改编,也是一种带有争鸣性的创造。

还可以看到,为了适应剧团不同情况,有时在改编上还会有不同要求。这也是正常的。比如曹禺的《原野》,早些年有甘肃省京剧团的改本,后来又有湖北省一个楚剧团的改本,二者都比较突出男主人公仇虎,而重庆川剧院的改编本则侧重女主人公金子。他们都不违反原著的根本精神的大的骨架,都是各有光采的优秀改编本。而陈牧的《情与仇》自然又有他的见解和风格。

陈牧同志一方面冷静挖掘冷僻题材,塑造少见形象,另一方面又热情投入热门原著的改编,参与竞争。这一冷一热,构成了他的创作思路的基本特点,我以为在当前戏剧文学领域中是有价值的贡献。

2001年11月

目 录

序	刘厚生
夜声(剧诗)	1
小草青青(话剧)	6
大炮与钢琴鸣奏曲(戏曲)	65
宋庆龄羊城历险记(戏曲)	78
梦蝶劈棺(戏曲)	112
生死令(戏曲)	124
六月雪(戏曲)	142
考皇叔(戏曲)	176
情与仇(戏曲)	186
赶考(戏曲)	237

夜 声

(剧诗)

时 间 中国最后一个黑暗王朝

地 点 号称天堂的江南城郊

咽鸣的小河

孤独的残桥

荒芜的旷野

寒星的村落

月光如水

蛙声似潮

报幕人 在本世纪的四十年代

有这样一起卑劣的行为

一个无辜的大学生

在监狱里被杀害

那杀人的刽子手是谁？

看吧！一个可怜的女人

从黑色的大地上走来

夜 声

听吧！她在唱着
在冰冷的夜雾中
她的歌，是苦？还是悲？

老 妇 （手提一盏破灯笼）
东边山上狼来了
西边山上虎来了
子兴呀！回来吧
什么花？草花
拿起棒棒打死老鸦
老鸦告状，莫告和尚
和尚！和尚
给我儿子糊件新衣裳
.....

报幕人 啊！多么可怕的歌
多么悲哀的无告
啊！她两眼直了！头发乱了
手里的破灯笼在摇
她在呼唤谁？
或者，她是疯了？
啊！有人来了——一个学生
他，又是谁？
是她呼唤的那个人
——她的儿子来了？

学 生 不！她的儿子是个战士
他曾经为人民而战斗

他的心里惦记着四万万骨肉手足
他的胸中
爱国热情如火如荼
他为自由而呐喊
他为民主而高歌
可是,他的歌没有唱完
就被刽子手割断了咽喉。

报幕人 他有罪吗?
学 生 没有! 他没有罪
他是人民最忠诚的儿子
他只是为了在中国大地上
不再重演血和火的历史
他只是希望不再看到:
——母亲的眼泪
——儿子的叹息
——妻子的低泣
——丈夫的声咽
——断桥旁的生离死别
——田野上的路断人稀
他只是追求一个目的
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天地
一个碧空如洗
绿茵铺地
充满阳光
春风和煦
一个人类的新世纪

报幕人 对！他没有罪
他是我们当中最忠勇的战士
他没有死！没有死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老 妇 不！他有罪呀
他有罪呀
他喝了狼的血
他吃了虎的胆
呜呜……呜呜……
和尚！和尚
给他一件新衣裳

学 生 啊！满天的星辰
你那数不清的眼睛
可曾看到这个可怜的母亲
她的苦难的一生？

报幕人 啊！茫茫的长夜
你那聪敏的耳朵
可曾听到她的控诉
那血和泪的哀音？

学 生 啊！沉睡的大地
请苏醒你强壮的臂膀
拥抱这众多的苦难
把摧毁黑暗王朝的战鼓敲响。

报幕人 啊！呼啸的夜风
请使出你的热情和力量
让燃烧的星火更旺
把不民主的制度烧光。

报幕人 啊！年青的朋友
不要退却！不要悲伤
是铁，就要碰出火花
是钢！就要做栋梁
面对屠刀
面对死亡
燃起你青春的火焰
挺起无畏的胸膛
为自由！为民主
任自己化为一缕灰烬
为人间充满一片阳光。

1947年12月

注：1947年11月29日，浙江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反动派反诬“于子三是用玻璃片自杀的”，消息传开后，北平各高等院校学生，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迫害群众运动，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此诗曾在沙滩北大红楼前集会上朗诵。

小草青青

(话剧)

时 间 1947年5月10日——1947年5月20日。

地 点 北平。

人 物 童大维 男,北平某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学校地下党负责人,学生自治会主席。

方 莲 女,童大维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学,现在一个学校,但不是一个系。打入中统特务组织的中共地下党员。

方 倩 女,方莲的妹妹,同一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中共地下党外围——“民青”支部负责人。

方伯仁 男,方莲的弟弟、方倩的哥哥,同一大学物理系三年级学生。

丁 洁 男,方倩的男朋友,同一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

崔 浩 男,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学委委员。化名似水,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华北“剿总”联合后勤司令部第六补给区上校副官处长兼补给区司令方仕庵的私人秘书。

- 仁 儿 男,小报童、崔浩的交通员。
- 余素秋 女,方伯仁的同班同学,也是他的女朋友。
- 丁冠英 男,丁洁的父亲,同一大学中文系教授。方仕庵旧交。
- 方仕庵 男,方莲、方倩、方伯仁的父亲,国民党华北“剿总”联合后勤司令部第六补给区司令,原东北军张学良的旧部。
- 教 授 同一大学物理系教授,方伯仁的老师。
- 王富成 男,伪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少将站长,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方仕庵“陆大”的同学。
- 陶玉诗 男,军统北平站学运组特务。方仕庵的外侄,方莲等的表哥,童大维的同班同学。
- 赖副官 男,王富成的随从不副官、军统特务。
- 学 生 甲、乙、丙、丁。
- 特 务 甲、乙。
- 群 众 若干。(正、反)

第一幕

[1947年5月10日。

[国民党华北“剿总”联合后勤司令部第六补给区副司令方仕庵府第。

[舞台正面是方家客厅,左右各有一门通两侧厢房。客厅的陈设老式而讲究,但也有几件四十年代流行的摆设。透过两扇古色古香的落地窗可以看到客厅后面庭园中的天竹、万年青、假山石之类的景物。

[幕启。左侧厢房传来唱片声:“我爱这夜色茫茫!我爱这夜莺歌唱……”

方 倩 谁？无聊的嘈音。

[唱片声止。接着是低沉而缓慢的钢琴的旋律。

方 倩 又是老一套！缠绵悱恻！腻人！

[琴声止。陶玉诗笑着从左厢房出来。他年青潇洒，举止飘逸。

陶玉诗 西班牙的宠儿——菲比西的名曲《诗》！你不喜欢？

方 倩 表哥？我以为是大姐呢！病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病态。

陶玉诗 不！方倩，音乐是变化无穷的。演奏者总是以自己的思想感情，赋予它新的生命。菲比西的《诗》虽然如悲如诉，但它在人们心中却会产生异乎寻常的共鸣。

方 倩 我看你和大姐一样，快和她的玩世不恭产生共鸣了。得，不谈她。丁洁！出来！

[一个和方倩差不多年纪的小伙子，从右厢房里跳了出来。他就是方倩的崇拜者丁洁。

丁 洁 伊尔的美神！一切听你的吩咐！

方 倩 别贫嘴！念！

丁 洁 倍儿棒！（念诗稿）“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消亡……”

方 倩 （一掌打落丁洁手上的诗稿）谁叫你念这来啦？

陶玉诗 （捡起诗稿，接着念）……“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妒忌的折磨……”哈哈……丁洁！我看你也快要成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普希金了。

方 倩 别闹了。人家上海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学生运动。学生自治会要咱们明天也上街作社会宣传。我朗诵的那首诗还没有念熟呢。（从丁洁手上夺过另一诗稿）玉诗！你先听听，看我的感情对不对劲。

陶玉诗 行！我当你的第一个听众。

方 倩 (激情地)祖国啊！你在哪里？你那小小的谷仓里，还堆满了金黄的谷粒吗？你那闪着露珠的草场上，还飞跃着咯咯叫着的母鸡吗？你那破陋的茅屋里，还有年青人欢乐的歌声吗？你那村狗追逐的夜晚，还有老年人安详的呼吸吗？……

[方莲从门外进来。她打扮得很时髦，但仍掩盖不了她的内涵和娴静。她悄悄地站在一边谛听着。

方 倩 (由激情而悲愤)啊！祖国！为什么如今你留下的是父亲的尸体、儿子的鲜血？为什么你看到的是母亲的眼泪，盼到的是孩子的哀啼？你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呀！……

丁 洁 方倩！你朗诵得太好了，我的眼泪都要被你引出来了！（发现方莲）方莲姐！你都听到了？这是大维在“五·四”营火会上写的诗，你喜欢吗？

方 莲 大维的诗？……你们喜欢的，我都喜欢（说罢，笑着走进左厢房）。

方 倩 哼！麻木不仁！

陶玉诗 她是你姐姐，今天是她的生日，咱们应当让她高兴高兴。

方 倩 她哪天不高兴？美琪电影院、椰子餐厅，她少去了？在重庆的时候，爸爸还常夸她，说她在联大时，书读得怎么好，有正义感……可回到北平，她什么都不参加。我看哪，大都市的酒绿灯红把她给迷住了。

陶玉诗 人嘛，总得适应环境。对了！你不是说上海的学生已上了街，和国民党反动派干上了？咱们也该向学生自治会提个建议，来个罢课，示威大游行，用战斗迎接光荣的红五月。

丁 洁 对！我最喜欢罢课了。玉诗哥！大伙儿都说，你在上次

抗暴运动中,表现得太棒了。谁都没有想到,你这个文弱书生,把黑狗子警察的棍子给折了。

陶玉诗 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所说的:信仰产生力量。我的信仰,不是他压迫我,就是我压迫他……

方 倩 得了!咱们不谈哲学。爸爸的客人来了,咱们到房里去。
〔三人同时进入右厢房。方伯仁从门外进来。他俊秀而洒脱,只是略显老成持重。〕

方伯仁 (一面走一面背着公式)开普勒的三定律,第一个定律:行星轨道呈椭圆形,太阳在一个焦点上;第二个定律……在相等的时间内,行星和太阳的连线所扫过的面积相等;第三个定律……

〔方莲闻声从房里出来。〕

方 莲 (笑)哈!伯仁!我们的天体力学家,怎么不在你的实验室,回家背起书来啦?

方伯仁 唉!学校又在闹罢课,没法治。其实,闹有什么用?国民党听你那一套?仗,还是照样打!老百姓还是吃不饱!不如多念点书,对社会倒有点好处。

方 莲 喔!你倒真是一颗离开轨道的彗星,自个儿在发光。

方伯仁 我不是说着玩,大姐,你说,布鲁诺不也是唯物论哲学家?他是十六世纪的人,可他没有闹革命,却发现构成自然界一切事物最小的单位是“单子”,为人类作出了贡献,还有开普勒……

方 莲 可是,伯仁,布鲁诺不就是因为反对经院哲学,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才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烧死在罗马?

方伯仁 (无言以对)这?你说的也对。大姐!你的书念得这么好,爸爸一生戎马倥偬,把精力都耗光了,才寄希望于我们的学业,为什么你……

方 莲 哎！你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应该让我高兴高兴呀！还有，你的那位漂亮的密司余，怎么没有和你一起来？

方伯仁 她要来的。她说在咱们家，只有和你合得来。你看，我真的忘了，今天，我该向你，我的大姐有所表示！

方 莲 表示？精神上的？还是物质上的？

方伯仁 你喜欢什么，我就表示什么！

方 莲 我！喜欢精神上的。

〔陶玉诗上。〕

陶玉诗 对！我完全支持方莲，精神第一，物质第二，这是宇宙定律。

方伯仁 （不高兴地）我们方家的规矩：两个人讲话，第三者最好离远点。

陶玉诗 嗨！好大的规矩。好，我走！（下）

方 莲 你不喜欢他？

方伯仁 说不上。我只是觉得，他才来咱们家一年，大学快毕业，不该和小妹他们在一起闹。

方 莲 也许你是对的。伯仁！今天的谈话很有意思，我很高兴。你想不想听听舒曼的《小夜曲》？

方伯仁 不啦！因为爸爸今天有客，我才早些回家。要是没事，我就出去一下，等会儿和素秋一起来向你祝贺。

方 莲 去吧！爸爸和丁老他们还在书房里，谈兴正浓呢。

〔方伯仁下。方莲正进房，童大维进来。他身材魁梧，衣着朴素，黑色的卷发，给人刚毅、热情、沉着的感觉。〕

童大维 方莲！

方 莲 大维？

童大维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是来……

方 莲 谢谢你！小妹他们在那边等你呐。

童大维 方莲！回北平快一年了，咱们还是第一次在一起……

方 莲 在学校,不是天天见面吗?

童大维 在学校,你好象总是在躲着我。只有现在,才像过去一样,就你和我两个人……

方 莲 那是过去,可现在……

童大维 方莲!我今天来,没有别的意思,是带来你的一首诗。

方 莲 我的诗?

童大维 对!你的!也是我们俩的诗。方莲!你还记得吗?日本投降前一年,我们参加联大的“五·四”纪念晚会,请闻一多先生讲话……

方 莲 记得,还有朱自清先生。

童大维 对!那天,朱自清先生也参加了。开始,反动学生拿着棍棒,要往会场里冲,我们就和进步同学手拉着手筑成一层人的围墙。后来,闻一多先生来了……

方 莲 会场里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

童大维 那天晚上,闻先生讲得多好啊!他解剖了自己,痛斥了背叛“五·四”精神的赫赫要人,表示要和我们青年人“里应外合,做杀蠹的芸香,不做书里的蠹虫”……

方 莲 他还再一次高喊“五·四”的口号:要科学!要民主!

童大维 是的!他一再强调,“五·四”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要我们继续发挥“五·四”的光荣传统,相信毛泽东的话:没有民主就不能救人民,没有民主就不能救中国。当时,你激动得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觉到你的手心里都是汗……

方 莲 你的手心也是烫的,烫得我整个儿身心都是热的。

童大维 回到宿舍以后,你就要写一首诗,献给自己,同时,献给我们这一代的年青人。于是,我们点起腊烛,就在这星星之光下,写了起来……

方 莲 我说:“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一支歌……”

童大维 这支歌,不能像百灵鸟的歌声婉转悦耳……